

拂拭残碑览德辉

■包丹虹

去河南采风,掠胜郑州、开封、洛阳。没想行程安排的第一站竟是包公祠,这对于我这个同姓者来说,便有了不同寻常的旅游意义。寻根问底,认宗归祖,是人类天然的本能。

曾经在旅游景点,买过一纸本家姓氏溯源。史料出自大宋姓氏研究会,看上去比较靠谱。包姓的来源主要有三支:一支相传与原始部落首领伏羲有关。古时包和庖字通用,伏羲的族人在食物烹调上很先进,所以人们又称之为庖羲,或包羲。他的后代就有以包为姓,世代相传。一支源自春秋时楚国大夫包胥。因为其封地在申,又叫申包胥。相传吴国与楚国发生战争时,因申包胥从秦国求来了援兵,才使楚国得胜。由于他存国之功,后代便以包字为姓。还有一支出自鲍姓。据史书记载,丹阳包氏,本姓鲍,为避王莽之祸而南迁,并改鲍为包。

有考证说包拯属于丹阳一脉。上世纪八十年代,船王包玉刚在宁波天一阁的宗谱中查到先祖是包青天,他系包拯29代孙。这样派来,那么我们也同根相连了。原来,包姓系河南望族,由于中原战乱,当时人们纷纷南迁,分散在江浙、闽粤一带。包拯的后人则来到了宁波镇海……

人们认乡攀亲,在家族的谱系中寻寻觅觅,兴趣所至,往往并不是漫延的根须脉落图。人们最终的着眼点在于祖先曾经的事迹。而对大名鼎鼎的包青天,那刚正不阿、秉公断案的故事,妇孺皆知,我已无须赘言。自己在包公祠中,关注更多的是一些石碑。这上面篆刻的史述及痕迹,与那些附丽艺术色彩的戏剧相比,显然更为硬扎与朴实。

我在先贤的石拓画像前留影。边上的导游在解说包拯的庐山真面目。历史上的包大人是位个子不高的白面书生,与大家在京剧《铡美案》中所看到的那面黑如炭、额头有月牙的形象,迥然不同。那是百姓神化的结果。传说包拯是天上星宿下凡,可以“日断阳、夜断阴”,明察秋毫。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戏剧和影视作品把包公塑造成黑脸,其实也不无根据。包拯性刚直,不苟笑。如谚语所谓:包拯笑,黄河清。另外,也许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其铁面无私的需要。在我看来,包公的黑脸既写真又写意。艺术形象的影响力量是强大的。即便知道先贤是儒雅的白面书生,但一提包青天,脑海里浮现的仍是执法如山的黑脸包公。

首次看到包公书法手迹。笔法端劲,翰墨间风流蕴藉。这是宋人

对其的评价。我不由想起了一个有关清廉的细节。包拯曾任端州知州,那里出产的端砚甚为名贵,是朝廷的贡品。为此,历任端州的知州,往往加征数十倍的端砚,用以贿赂朝中权贵。而到包拯任上,他只按规定上缴数额征收,绝不加重百姓负担。直至离开,喜欢书法的包拯,案头没有一块端砚。

“不持一砚而归”的故事,虽然微小,却已足见清官风貌之一斑了。

难能可贵的是,包拯不仅自身典范廉洁,还严肃家风。读着这震烁千古的家训:“后世子孙,仁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死之后,不得葬大莹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刊石,鉴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顿感天地间浩然之气升腾。何等绝情,而又何等令人肃然起敬!包公的子孙不负所望,恪守家训,身体力行居官清廉的祖德,也深受世人的称赞。

历来,官风与家风总是相通的。面对包公祠高悬的明镜,现世为官的父母们,及那些身处仕门的纨绔子弟,如果到此一游,该会作如何感想呢?

印象深刻的还有那块开封府题名记碑。这上面刻的是北宋183任开封府尹,而包拯名字已有了深深的凹痕,且锃光发亮。这是来来往往的人们指指点点天长日久磨成

的。就如同我,此刻也情不自禁伸手去按滑了一下。那种表达出于爱戴。

包公祠内香火旺盛,见有些香客在石阶上摊着耀眼的金纸,同行者好奇上去问究竟。香客神情凝重地回绝:你走你的路,别管我的事。

元代诗人王恽,在瞻仰开封府题名记碑后曾赋诗感怀:“拂拭残碑览德辉,千年包范见留题。惊乌绕匣中庭柏,犹畏霜威不敢栖。”如诗所言,想必求官者不会来拜正气凛然的包青天。看样子也是弱勢群体,他们有冤情吗?情急之中诉求到包公门下,那是一种无奈。

法治轨道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想当年,包公在开封府整肃吏治打击豪强的功效,远远大于其亲自审理案件。《宋史·包拯传》说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

至今朝,已隔近千年,仍不断听到有百姓在遭遇不平时,捶胸顿足地期盼包公再世,这又说明了什么?

离开包公祠时,再次回眸大殿中蟒袍冠带、正襟端坐的先贤铜像,及他的出任明志诗句: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心想,执法者如果都能如此把持从政为人的道德准则,晴空白日,我们的社会将是多么的正大光明!

像句子那样金黄

■杨怡

秋天是酝酿金句的温床,整个自然对你倾注更多关怀,轨迹丰富的风都来向着你吹,时光之轮保持在一定的速度上。你随便说出或写下的一句话,惟妙惟肖且情感丰富。

金句是什么?是一种使人性闪光的语言吧,像麦子那样金黄;是经过漫长的孤独、安静的磨琢,比金戒指、金项链、金手镯更能装饰容颜的东西。它没有金属的持守,它更柔滑,更有来历,更有血肉和骨质。它偶尔沉重过钢铁,偶尔轻盈过棉絮。一个不够努力的人,只能昙花般地邂逅它;一个沸腾又沉着的你,时刻玄想,才能使它频繁地出现。而它的踊跃,会让你找到在时光中的位置。你会发现,你不是在写一个句子,而是在写一个生命。

1985年9月在滨海别墅猝然离世的卡尔维诺,用一句金句来告诉你一部作品的价值。他的长篇小说《看不见的城市》里有一句这样的话:“人到生命的某一时刻,他认识的人当中死去的会多过活着的——这时,你会拒绝接受其他面孔和其他表情:你遇见的每张新面孔都会印着旧模子的痕迹,是你为他们各自佩戴了相应的面具。”这位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意大利小说家,曾隐居巴黎15年,经过深刻而持久的静谧,他的思考纤细如丝。他1985年夏月在哈佛讲学时患病,主刀医生表示自己未曾见过任何大脑构造像卡尔维诺的那般复杂精致。我想,他的头脑复杂在他的金句上。

一个患有罕见遗传性角膜疾病的人,近80年一直在一个没有颜色的世界里摸索。她决定接受恢复视力的手术:“如果一个婴儿的双眼可以向这个世界打开,为什么我的就不行呢?一位老妇人还是可以有梦想的。”这是这失明老人的金句。她在黑暗的世界待了很久,看不到视力测试表上的字母,走路依赖手杖,只能通过感觉去体会人的长相。她80岁了,却对明亮的世界仍有向往。她想在临死前看一眼父母的照

片,注视两岁外孙女的深褐色的双眼,走在小镇的街上向邻里点头示意。她说她还有梦想。她是新闻报道《伊娃的礼物》中的伊娃·萨格思。因失明而失去受教育机会的老伊娃,她的金句是一种潜伏已久的向往。

当然,也有的金句让人心酸。张爱玲18岁写下的“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爬满了虱子”,且半个世纪后在美国,梦魇成真。当她独对洛杉矶的灯火,为躲一种生命力极强的跳蚤,3年内搬家次数达180次。这句漂洋过海,在她身上活过来的金句,让好奇她的人反复猜度。没有人愿意放下,这句透露出生命踪迹的话。智利诗人聂鲁达写:“也许我还爱她。爱情太短,而遗忘太长。”与爱情有关的金句,使他的故居(瓦尔帕莱索沿圣安东尼奥公路往南的一个渔村)挤满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年轻人深陷爱情或遭遇恐慌。他们在聂鲁达海滨之家的栅栏上画一颗心,在墙面上写下“爱情永远不会死去”,在他的大门外震颤尔后失声痛哭。那儿被制造了太悲伤和太甜蜜的气氛,以至于巡逻的警察都对游客说:禁止。

幸福是什么?恐惧是什么?你讨厌什么?你钦佩什么?你最遗憾的是什么?杂志最喜欢提这类问卷调查。对世界有体悟的人,看到杂志问卷调查的版面,会坐下来把答案一一写出。有人恐惧17岁,因为那个年龄人都只知浪漫,随时光推移,他们才知道浪漫的内在意义。有人渴望拥有一个相见恨晚的人,因为如果那个人存在,他很想深情地拥有一下她。有人最讨厌纽约二十四小时运行的地铁,它载走了她心爱的男孩。用心问自己一些问题,用心回答这些问题,你的心和每一条街、每一件事发生着感应,你的金句会翩然而至。

你,是燕雀也好,是鸿鹄也好。你的句子,关于浮华也好,关于光明也好。当你知道自己存在于何种处境,何种心态,你就知道何为金句。金句藏秋,秋以为期。

援藏之路

■余风

记得当初来西藏,环境险恶难预想。高原低压心跳疾,头晕眼花气喘长。紫线强烈伤妆容,空气稀薄愁缺氧。运动未几唇变紫,登楼数步腿发软。为文有求俱提笔,思虑无度恐脑伤。地广人稀车难行,悬崖绝壁胆犹寒。山重水复本无路,朝夕至属寻常。身入牧区忆草场,饥餐难咽干肉硬。话语千言有情诉,信号百里无线盲。自古闻说有蜀道,未料雪域更难。西藏之行苦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苍茫雪域虽壮丽,奈何高处不胜寒。汉藏情谊血浓水,援藏使命重如山。一腔热血赴边陲,三载奉献著华章。披荆斩棘修天路,高原大地忙开荒。移风易俗别帐篷,丰收鼎盛盖楼房。现代小区进城镇,传统游牧成风景。重视教育提素质,更新观念眼界宽。赛马节日轮番办,锅庄歌舞遍地吹。璀璨文化受保护,六字真言又流传。沉睡高原被唤醒,举世瞩目堪惊叹!援藏之责重如此,三年芳华倾注多少血和汗?

只缘此地太神奇,满目美景足忘返。天空通透碧似镜,草原无垠绿如毯。仰望雪山身肃穆,俯瞰圣湖心悠然。珠峰耸立傲全球,念青缙延贯羌塘。南迦巴瓦峰为最,冈仁神圣可称王。羊湖玛旁雍碧玉,纳木拉姆如画廊。布宫雄奇冠庙堂,经幡招展白塔庄。仓央嘉措情诗美,格萨尔王威名扬。牦牛独有浑身宝,青稞特产遍地香。桑烟燃起示神谕,哈达献上送吉祥。西藏之境美如此,问君西游何日方回还?

广场的电线杆时代

■李冬君

木质的,牵着两根电线,擎着路灯,伸向天空给半月抛个媚眼儿,将画面诱入沧海桑田的市井怀旧年代。除了老门楼,一色的民国范儿。月光下,高耸的钟楼,自行车靠着墙头;路灯下,青衣长衫小分头,柴米油盐酱醋茶,辫子没了人心依旧,国事家事下班后。

一番铁马金戈,一番洋铳火炮,世相换了个天地,看不出太平盛世的锣鼓喧天,农民乡绅退隐更远的乡间,一个没有辫子的市井,平静如水流进了记忆。

穿长衫的职员或公务员,已经成为一个不太遥远的怀旧符号,它是一种本土文化符号的演变,一种本分的演变,是剪掉辫子,脱却长袍马褂,回归传统服饰的一个简约化演变,在市井里巷成就一种民国风尚,长衫短褐是一种新身份的象征,没有国际化的洋印,所以,它才有资格被怀旧,有资格被称为“范儿”。

这是个电线杆广场时代,老门楼是新旧交替中的旧梦,其余民国生活中的元素基本都聚焦于电线杆广场下了。在这个小广场上,每晚都有青衣长衫们路灯下的聚会,现代化的路灯掩饰了广场的简陋,有一份简单干净的矜持,很适合青衣长衫的矜持身份。他们的手矜持在袖筒里或衣袋里,与此相称的是他们的拘谨神态。他们小心翼翼,交流着土货与洋货的质地,谈吐着物

价与薪水的差级,议论处长与局长的不和。

柔和的月光,明亮的路灯,清风送爽的舒坦,如此浪漫时尚的背景,烘托着一个市井里巷的广场,足以消遣他们的长衫身份了。他们小声的宣泄之后,也许内心暗暗地为省了一点家里的电费而沾沾自喜,其乐融融地回家睡觉了。

在另一个电线杆下,日复一日的场景,则是三五短褐、板车、烟袋的沉默,偶有一声叹息,立即被苦难与黑暗吞没,那是一种愤声而无话语权的沉默。当他们的生活境况与无月的夜晚一样黯然时,却影响了长衫们在电线杆广场下的话语语境,鼓舞了长衫运动。胡适、鲁迅、蔡元培一干长衫们,成为电线杆广场时代的荷马。

乡愁是丰富的,有精神诉求的终极回归,也有几时的冷暖记忆。电线杆广场时代持续了很久很久,尽管青衣长衫没了,空气萧杀的世界,依旧温存了一个小女生在路灯下的记忆。

想起小时候,常常会倚在家门口的电线杆上,仰望灯光下的小飞蛾,为光明横冲直撞。阴郁的夜晚,军绿色的铁皮灯罩,内里涂着白漆,任凭毛毛雨落在脸上,清凉带来一种对夜寂的美好冲动,如今品尝一种养性养气质的,居然与兔毫盏撞了个满怀,真是前世缘今世见。一夜

黑幕,一灯如豆,细雨如发丝在弱光柔晕中,才恍然免毫盏装满了那时如兔毫细雨般的期待。天高云淡时的仰望,两根电线像蓝天下的晾衣绳,内心便摇荡起来,盘算着花裙子、白衬衫,两条红绳系小辫儿,左胸前还要别着一条花手绢。雪霁时的电线上,一排落鸟儿在洁白上暂息,拉起了五线谱的旋律,低头看着手心,想着几颗糖粒,不仅甜了舌尖和心尖,重要的是再多几张亮晶晶的透明花糖纸,夹在书页里炫耀,该是多么完美的慰藉。

一个小丫头的精神高度就在那高高的电线杆街灯上,一个精神乡愁的特写。电线杆下还有另一番市井江山,常常会惊扰小丫头的沉醉。一盘象棋上的楚河汉界,争得喧嚣不已,消耗着业余“战士”的精神体力;老者自顾拉着二胡的旋律,沉郁、婉约、清凉,给喧嚣降温,给年轻人和孩子、还有头顶上的鸟儿一份沉醉的期许,给青花晕染的市井江山一份平淡的慰藉。苦在当下,乐在当下。一把茶壶,泡出了市井的清谈,那个饥俄年代关于美好的简约想象。

电线杆时代的广场,总能带出市井的平淡回忆。市井,是先有井,后有市。人要近井而居,生活便利。于是,围绕水井渐渐成就了一个生活广场,人们到这里汲水,洗澡,聊天,交换,演变出“市”的买卖

行为,形成了“市场”,由此,市井便成了人们的生活广场。

市井常常呈现一份小国寡民的温馨,电线杆广场下孕育了多少市井乡谊,总能给他漂泊的人一份乡愁的记忆,一份偶遇故知的惊喜。乡愁是艺术家的宇宙意识,在中国,这种宇宙意识,是深入骨髓的耕读文明,是溶于血肉、奔腾于血管里的山川与田园;是柴门闻犬吠、把酒话桑麻的归隐;是心灵纯净、精神自由的烦恼,是归真返璞的放下。这种乡愁像山泉水一样,是甜的。

但是,乡愁意识之于艺术家还是一把双刃剑,除了甜蜜,还有锋利的痛苦。他用痛苦浇灌的乡愁,在心灵里铺叙了一片永不褪色的绿茵,因此,不管记忆里是荒芜、凄厉,还是鲜花、温暖,它都是一种自我批判,它会时时撕扯那艺术之眼的敏感触须,去绷紧因倦怠而意欲稍息的艺术心灵,敦促它继续漂泊赶路,完成自我的超越。

人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人是什么?这些问题是不能回答的。艺术的性格里,有一种唐吉珂德式的骑士精神。面对无法回答的问题,它会用线条、色块,不断地组成追问的形象。

这,就是艺术的使命,它用批判的精神,审视过去,思考现在,定义未来。

视觉颂



溪山晚照

一纸本水墨

34cmx68cm
熊曦

浅山低谷,小桥流水,平静疏淡,悠闲恬雅,就像王维和陶渊明笔下的田园诗情,熊曦山水画《溪山晚照》这种淡泊心志,返朴归真的境界,恰恰是画家“性灵”的表现,也是画家多年的人生经历和艺术感悟积淀而成的审美境界,反映在作品里,形成了其特有的疏逸静穆的气象。熊曦现为《东莞书画》执行主编、岭南画院签约画家、岭南美术出版社美术顾问。他的山水画得益于祖辈书画的传承、自然万物的滋养、辗转半生的阅历,是他创作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他的作品尺幅都不大,小小天地中随意皴染的山石,笔墨简洁的林径、细心点缀的草木,无不向观者传达了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存、生生不息的理念。他对杭州的山水情有独钟,与浙江画坛人士多有交往,其“岭上逸事——熊曦中国画作品展”将于11月29日至12月3日在杭州南山路202号恒庐美术馆举行。

(苏晓晗)